



刑警本色

张成功 杨海波 著

刑警本色

张成功 杨海波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刑警本色/张成功 杨海波著. - 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
2000.3

(电视名剧长篇小说)

ISBN 7-5033-1243-2

I. 刑… II. ①张… ②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5060 号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)

电话:62183683

<http://5033.peop lespace.net>

E-mail: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3.5

字数:308 千字 印数:1-10,100

定价:23.00 元(膜)

目 录

- 一、警队新人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初次遭遇…………… (20)
- 三、迷雾重重…………… (33)
- 四、编织黑幕…………… (52)
- 五、出走北海…………… (78)
- 六、第一枪手……………(102)
- 七、黑色暗流……………(125)
- 八、索命炸弹……………(149)
- 九、追捕刺客……………(169)
- 十、失之交臂……………(189)

目 录

- 十一、群魔之舞……………(212)
- 十二、神秘线人……………(232)
- 十三、锦绣前程……………(252)
- 十四、不战而败……………(276)
- 十五、痛失梅英……………(296)
- 十六、生擒罗阳……………(315)
- 十七、连环阴谋……………(335)
- 十八、偷梁换柱……………(355)
- 十九、孤注一掷……………(378)
- 二十、最后疯狂……………(399)

一、警队新人

一切始于毕业。

对于萧文来说,在那之前的 20 年光景不过是一场冗长的序幕,而真正的生活是从那一天起才开始的。

虽然天有些阴,但空气却无比清新。

一枚警徽、两枚警徽……一张条桌上,摆放着几十本警校学员的毕业证书;

一只脚、两只脚……每只脚上都是擦得锃亮的皮鞋和裤线笔直的警礼服裤腿……

萧文至今仍能听见校长的致辞:同学们,两年的学习生活转眼就过去了,明天,你们将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,成为一名正式警察。学校能教的已经都教给了你们,你们也通过了每一科的考试,可是,我要提醒大家,一个正式警察不等于一个真正的警察,你们将要面对的社会,比任何教材都要复杂得多!能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警察,全看你们自己!真正的考验从明天开始,警校的毕业证只能证明你们有资格接受这种考验。我希望你们能考好这一科,能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警察!

在萧文的记忆里,那一天永远充满了喧嚣、激昂的铜管乐声

2 刑警本色

……

市局的老楼看上去总是那么破旧和安稳，人们忙着进进出出，又总是无视着它的存在。也许只有当冯局长捧着茶杯凝望窗外那棵老槐树的时候，才会产生某种欣慰和坚定的感觉，因为老楼，更因为自己是老楼的一部分。

潘荣进门的时候，冯局正拿着贴有萧文、张平和常闯照片的3张表格在看。

“冯局，你找我？”潘荣开门见山地问。说起刑警队长潘荣，他可是局里的老同志了，从警二十多年来，在潘荣的手中不知侦破了多少重大案件。说潘荣是江洲市公安局的栋梁之才，那是再贴切不过了。冯局跟潘荣基本上是一起入的警队，到了现在，之所以冯局已经坐到局长的位置，而潘荣仍然还是个小小的刑警队长，正是因为潘荣的脾气向来耿直，他对下属要求极其严格，可跟上级的关系却总是不甚融洽。潘荣素来脾气冲、说话直，即使跟冯局也不例外。

冯局把手里的档案递给潘荣，告诉他警校刚分来3个毕业生。潘荣却并不接档案，他心里也料到冯局找他来是为了这事，说实话，这几个人潘荣真不想要。刑警队缺人是不假，但想想这两年，局里前前后后倒也分给潘荣不下十个人，可现在留下来的有几个？一个没有！每次说得都挺好听，来了人先尽着刑警队挑。挑是挑了，可干个一年半载刚能独挡一面，就又被局里调走了。潘荣早跟冯局甩过这话：“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刑警队长，还是警校校长！”

冯局看出潘荣的心思，却故意问：“怎么？连看都不看了？现在抓公安队伍建设，正规院校培养不过来，让你这老刑警带一带不对吗？”

潘荣一听冯局打官腔就来气，这话里也就带了出来：“我没说不对，可我这儿是刑警队，不是警校啊！今天分来人，明天又调走，你让我怎么办案子？我可折腾不起！”

像这么着顶撞冯局，在潘荣还真算不上什么稀奇的事，几十年了，冯局把潘荣的脾气早摸熟了，他知道潘荣要真跟谁顶起牛来，别说是八匹马，就是八十四、八百匹马也拉不回来。于是，冯局主动跟下级缓和起来：“坐，坐。来一根儿。”说着递给潘荣一根烟，“要说呢，还真是有点难为你了。我知道，这些年你为局里承担了不少，可我也是没办法呀！你看看，现在什么地方都需要人手，你再不帮我，咱们局好多科队所可就瘫痪了。唉，我这个局长也难哪。”

冯局了解潘荣，潘荣又何尝不了解老冯呢。潘荣心里明白，什么时候当领导的跟自己一诉苦，他潘荣就算是上了套了，就是自己再难接受的要求，也得勉强应承下来。潘荣抽着烟故意不搭冯局的话茬。冯局看潘荣这反应，又起身翻抽屉说：“来，尝尝我的明前茶！”说着就要给潘荣沏茶，潘荣忙拦住说：“你就别拉拢我了，你分给我的人，我要就是了。”冯局挺高兴：“真的？”潘荣满脸严肃道：“可有一样……”话一出口，冯局忙说：“这3个人，我完全交给你，不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你不同意，我绝不调一个人走！你看怎么样？”听了这话，潘荣终于笑了。

像是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仗，表面是潘荣占了上风，实际上却是冯局控制住了局面。想到了这一层，回到刑警队办公室的时候，潘荣心里就觉得有点儿烦。

队员们却不知道潘荣的心情，大家都笑呵呵地跟潘荣打着招呼说：“潘队早！”

潘荣问大刘：“你那个案子怎么样了？”大刘答说差不多了。潘荣说该抓就抓吧，别让那小子跑了。大刘马上说：“队座放心，跑了

4 刑警本色

他我顶缸。”潘荣上下打量着大刘，一点儿笑模样都没有地说：“你顶缸？你是杂技团的？”大刘嘿嘿一笑说就是让潘荣放心的意思。潘荣严肃地说：“你别给我稀里马虎的，跑了人我可六亲不认！”大刘忙应着说他今天就把那嫌疑犯给抓回来。

潘荣又问另一刑警五子：“你那个结案报告今年还能不能写出来？”五子一愣答道：“能……吧。”案子结了有一阵子，可结案报告五子却一直拖着没写，潘荣也一直没催过，不知道今天潘荣怎么突然把这事想起来了。潘荣连训斥带嘱咐地对五子说：“你别又弄得错别字连篇啊！让人家秘书科笑话咱们刑警队！”五子连忙答应着说：“不会，我照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对！”

于是大家都赶紧各忙各的去了。潘荣环顾四周一片忙碌的景象，心中略微感到了一丝满意，剩下的事就是接见那仨新分来的警校毕业生了。潘荣刚推队长室的门进来，早已等在屋里的仨小伙子唰地站起来，把潘荣吓一跳。仨人都比潘荣高，一个身材瘦高目光犀利叫萧文，一个文质彬彬面容清秀叫张平，而另一个皮肤黝黑身形魁梧叫常闯。

潘荣看着三张年轻陌生的面孔问道：“谁在警校是班长？”

张平向前一步打了个立正：“我是。报告潘队，我叫张平。”

潘荣揶揄地：“乖乖，整个一美国电影里的海军陆战队啊。成，警校教得不错。”旁边的另一个小子立时就笑出了声。潘荣打量着他，等着他打立正，可这小子却没反应，潘荣笑了：“叫什么？”

萧文方立正道：“萧文。”

潘荣捏捏他的胳膊：“多少斤？”

萧文答道：“64公斤。”

潘荣故意地又问：“多少？”

萧文顿时尴尬起来，嘟囔着：“进刑警队好像没有体重要求吧？”

没想到这小子胆敢顶嘴，潘荣愣了一下又说：“没明文规定。不过你这体格动起手可吃亏。”

萧文也不示弱，大声说：“我以为，对付犯罪主要用智力，而不是体力。”

潘荣打量着萧文心里说：“看不出来，这小子还是个冲脾气，刚进警队就不服，这还了得。”心里想着，嘴上更加严厉地说：“那要非用体力不可呢？”

轮到萧文没词了。旁边常闯早耐不住了，鼓起身上的肌肉问潘荣：“队长，您看我怎么样？”

潘荣看看常闯道：“你在警校是不是没怎么上课，专练健美了？”

常闯嘿嘿笑着辩解道：“可我毕业考试排全班第五呢！”

潘荣一个擒拿动作，差点把常闯放翻，潘荣连忙拉住摇晃的常闯。

常闯不服地说：“再来！”

“你都死了，还来什么！”

“不带玩阴的！”

“你跟罪犯商量去吧，看他们答不答应。”说着潘荣向自己的办公桌走去。常闯从背后偷袭，被潘荣很利索地制住。常闯疼得直叫。潘荣赞赏地说：“学得还挺快！”

常闯终于傻眼了。潘荣悠然自得地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后面，望着眼前的三人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们仨跟着我。”

常闯抢着答道：“是，师傅！”

没想到潘荣却说：“什么师傅不师傅的，公安机关又不是武术门派，不兴那一套。”

几个人面面相觑中，潘荣对自己这三个新徒弟的召见就这样结束了。

开始虽然不甚圆满,但也不算太坏,总之将来会越来越顺的,萧文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。过了几天大伙才知道,同后来的事相比,潘荣的那次召见,实在算不上什么考验。

夏秋之交的江洲,天气依然燥热,当梅莉下了公共汽车走进江洲宾馆的大门时,周身的暑气一下就被宾馆强劲的空气驱散了,看着外面那些顶着酷暑疲于奔命的人们,梅莉再次在心里叹息道:“这真是两个世界啊。”

梅莉步态完美地穿过江洲宾馆的大堂,吸引着人们的视线。然而她心里清楚,这表面上的从容是经过很大努力才保持住的,实际上,自从去年底梅莉被提升为公关部经理开始,她就没有一天过得不是小心翼翼的,总是有麻烦的人和事发生,又总是有那么多钦羨或嫉妒的目光投来。梅莉微微昂起她精致而俏丽的头颅,她很清楚什么才是自己拥有的武器——勇气和自信。

一个满脸惶惶然的女服务员紧跟着梅莉,向她汇报着突发事件的情况。此刻,5楼正有一个被开除的员工在梅莉的办公室里咆哮着,他愤怒地极尽污言秽语大骂梅莉和方总,很显然,那家伙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,依经验,梅莉对这一点有十足的把握。同样依据经验,梅莉认为在动用酒店的保安之前,凭她的智慧,打发掉那个讨厌的家伙并非什么难事。

但是梅莉的判断恰恰错了。

当她和那个捣乱分子进行了几句例行的交涉之后,那个面目可憎的男人突然冲过来勒住了梅莉的脖子,甚至还用一把刀指向梅莉的咽喉。

男人声嘶力竭地吼着:“别过来!我身上有炸药!”

所有在场的人都被吓傻了,包括梅莉。等到梅莉在窒息中回过神来,她已经被那疯狂的男人掠到了酒店的天台上。梅莉竭力告诫自己镇静,可她还是除了自己的心跳听不见任何别的声音

.....

后来,她看见保安们冲了上来,可他们满脸的无奈。而后,她看见人群开始骚动,勒着他的男人似乎更加紧张了,梅莉已经分不清到底两人中是谁在挣扎。再后来,梅莉似乎看见对面的大厦上隐约的有人在向这里瞄准,那一定是警察,可他们却没有开枪,因为绑架者也看到了对面的人影。再往后她看见几个警察上了平台,为首岁数大些的警察跟绑架者说着说着,情况突然更加混乱起来,人们开始移动。最后,梅莉看见一个消瘦而清秀的年轻警察冲自己的方向瞄准,“砰!”梅莉终于听到了那声枪响……

扣动扳机的是萧文。

也许是太紧张了,萧文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胆敢开枪的。他记得路上潘荣一直在嘱咐没有命令不得开枪,他还记得潘荣说他的那支枪跑偏两厘米,之后是潘荣和绑架者谈判,有人喊酒店老总来了,分散了绑架者的注意力,就在这刹那,萧文掏出枪射击,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瞄准的。

时间似乎静止在萧文开枪的刹那,直到潘荣劈手夺下萧文手中的枪骂道:“谁他妈让你开枪了?!”

常闯跑过去看倒在地满脸是血的两个人,他擦去梅莉脸上的血,探探梅莉的鼻息,大叫:“她没死!”

萧文擦擦额头上的冷汗,长出了一口气。

至于梅莉后来的表现也着实令人奇怪。

当救护车鸣着警笛,把装着绑架者的尸袋拉走的同时,梅莉吐出一口气醒了过来。她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地辨认出开枪的萧文并破口大骂:“你这个混蛋!我差点让你打死了!”

萧文讷讷地不知所措,一楞是因为梅莉终于醒了过来,这二楞却是因为想不到被自己救下的人质竟对自己破口大骂。

梅莉摸到自己耳朵上残存的半截耳环:“你自己看看!”

萧文接过半截耳环：“我瞄的就是你的耳环。”

梅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什么？你瞄着我开枪?!”

萧文耐心地解释着：“罪犯即将引爆，我是一个警察，我不能不……”

梅莉怒道：“警察了不起呀？警察就能拿人命不当回事?!”

面对梅莉的刁蛮，萧文能做的也只有道歉了。突如其来的事件使梅莉显得不可理喻，那一刹那，萧文真的后悔起来。

因为萧文的莽撞，局里决定对他进行内部处分。消息传来，萧文倒也不觉得意外，毕竟这事是太悬了，要是那天萧文的枪打偏一点儿伤了梅莉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。

让萧文倍感意外的是，在局长面前力保自己免受处分的人竟是潘荣。为了这事，萧文他们专门在潘荣家聚了一次。酒过3巡，话也说开了，萧文端着杯子真诚地对潘荣说：“潘队，谢谢你！要不是你拦着，我这个处分是挨定了。”

萧文的尊敬和感激令潘荣格外的受用，于是潘荣顺情大度地说：“我还要谢谢你哪！要不是你打死绑匪，他真把江洲宾馆炸了，那时候别说我保不住你，第一个挨处分的肯定是我！”张平常闯也端起杯子凑热闹，4个人碰了一下，又干了一个。

常闯问萧文：“现在心里什么感觉？”照说常闯平时是3个人里最楞的，所以事后常闯怎么想怎么觉得开枪的应该是自己，而不该是萧文。

萧文老老实实地说：“还真有些后怕。”

张平接着问：“你当时没想过万一……怎么办？”以张平素来的稳重、谨慎，对萧文出人意料的鲁莽就更是理解了。

“当时没想那么多，只记得潘队说这枪偏右两公分，我瞄人质的左耳环，应该没事。”萧文说的虽然是实话，但却是有隐瞒的。事实上，他后来细想那天的经过，发现有一点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愿

意承认,那就是,当时他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不能有效地制止罪犯,在那种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,如果真发生了爆炸,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。假如沿着这个思路分析萧文自己,则只能证明那天梅莉的愤怒是有道理的,因为也许在萧文开枪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——实际上,当时梅莉确实被萧文摆在了某种类似“牺牲”的境地中,尽管萧文自己也随时准备为了正义而付出生命的代价,但那是一个人民警察的职责,却不是梅莉应当承担的。正是想到了这一层,萧文才深刻地意识到一个警察身上肩负的责任,也才理解了那天潘荣给他的那一记耳光。

正想着刚好潘荣举杯和他碰了一下说:“我带过那么多新手,还没见过像你这么生的。”

萧文笑道:“以后不会了。我现在才知道,能不开枪最好别开枪。”

在潘荣家徒四壁的小屋里,4个人干了一个又一个。

潘荣对晚辈的呵护,令萧文他们几个心中十分感动。后来他们又听说,其实那天江洲宾馆出事的时候,正好赶上潘荣的爱人出了车祸被送进了医院。潘荣的弟弟潘誉打电话到警队来,值班的女警刘泷又忙打电话通知潘荣。当潘荣用警车上的对讲机接听后,却向刘泷发火说:“胡闹!谁允许你用车台谈私事的?!”刘泷焦急地说:“嫂子伤势严重……”潘荣更加恼火地吼道:“再谈私事我处分你!马上关掉!”从始至中,对自己爱人的伤情,潘荣连一句都没问。再后来,潘荣的弟弟潘誉为了嫂子住院的事跑到警队来找潘荣,说潘荣的爱人大腿骨折,不过还好命保住了,但手术费却差了500元。潘荣掏钱包翻了半天也只有300元,就让弟弟先给垫上。可潘誉一直没有工作哪来的钱呀?最后还是刘泷看不过去掏钱垫上了。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,潘荣虽然严厉,但他的为人做事,却赢得了萧文他们几个由衷的尊重和爱戴。

开枪事件平息以后,惟有那天梅莉的态度,却让萧文始终耿耿于怀。怎么能拿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去冒险呢?连萧文都无法原谅自己。于是,就有个女服务员给梅莉送来一束鲜花,鲜花里面有张纸条,上面写着:我不求你原谅我,只希望你不要因此误解警察。再次说声对不起!萧文。

梅莉把那半截耳环放在了鲜花的旁边,平静地回想起那天的事来。她也知道,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的身上,她一定会坚定地认为萧文是个好警察,是美国电影中的那种救美的英雄。但是当时,梅莉实在是吓坏了。没有做过人质的人,根本无法理解那种恐惧的心情。尽管劫持梅莉的人身上绑着足以炸掉江洲宾馆的炸药,但当时,梅莉却认为惟一的生存希望就是妥协,就是由方总出面跟那人谈判满足他的一切要求。所以当萧文开枪击中自己耳环的刹那,梅莉以为自己已经死了。如果自己真的被那一枪打死了,谁来照顾上高中的弟弟梅英呢?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,使得梅莉在劫后余生清醒过来之后,向萧文发了那么大的脾气。

萧文并不知道,梅莉的父母常年在海外工作,家里就只有她和弟弟梅英俩人,梅莉除了自己要在社会上打拼之外,还要照顾尚未成年的弟弟,梅莉的心中自有一番苦楚和辛酸。

连着几天,梅莉的弟弟梅英下学的时候都绕着集市街那条路走。可即便是这样,梅英还是有些提心吊胆的,总觉得快躲不过去了,想着书包里沉甸甸的砖头,梅英强迫自己定了定神。可偏偏就是这天,当梅英和两个男学生骑车转过一个街角的时候,李刚出现了,像往常一样,身后还跟着几个手下。

李刚径直问梅英:“钱带来了吗?”

接下来照例是一场混战。打着打着,不知谁喊了句“警察来了”,李刚他们一听就跑得没影了。梅英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,却看见除了自己,打架的人都跑光了,他晕头晕脑地也想跑,却只听

一声断喝：“站住！”

一个警察堵住了梅英的去路，是萧文。

回去一审梅英可不得了，世上的事偏偏就那么巧，这个梅英原来正是梅莉的弟弟。萧文他们看着梅英鼻孔里塞着棉球的那副模样，还真和梅莉联系不到一块去。常闯马上出去打电话通知梅莉了。

萧文接着问梅英：“为什么打架？”

梅英答道：“他们要我们交保护费，不交就打我们。”

萧文有些意外，照梅英说的，这是一个抢劫团伙，而且，勒索像梅英这样的学生已经有几个月了。“为什么不报案？”萧文又问。

梅英有点儿委屈地说：“我们以前跟派出所说过，可他们说事情太多，我们这个是小事，顾不过来。”

轮到萧文他们几个面面相觑了，心里说派出所也太不负责任了，即使一时忙不过来，也不能跟这半大小子这么说呀，这要传出去，老百姓还不得骂咱们警察无能啊。看着梅英满脸无辜的样子，萧文又问抢钱的是什么人。梅英说有一个叫李刚的，听说他的老大是集市街的宋涛。大家都认为这个情况很重要，就让梅英把知道的情况都写下来。这时候，梅莉来了。梅莉一见萧文愣了一下，而后问道：“梅英他干什么坏事了？”

梅莉和梅英的父母都在国外，平时，就他们姐弟两个相依为命。梅莉这个姐姐当的不易，为梅英没少操心。这些情况，刚才在对梅英问话的时候，萧文他们就掌握了。因此，在萧文心里，对梅莉又多了一重了解。所以萧文对梅莉的态度格外的好：“你先别急，他也没干什么，主要是别人欺负他。请坐下说。”

可梅莉哪能不急呢？直到她在手续上签完字，萧文告诉她可以马上带走梅英时，梅莉才彻底放下心来。梅莉带着梅英出大门时，才想起因为自己急着带弟弟走耽误了萧文吃饭，她不好意思地

对送出来的萧文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刚才……脾气不好。”

萧文也说：“没关系，这种事谁碰上都着急。”

话说得都很客气，可梅莉心里却没有真的原谅萧文，只是这次看在梅英的份上，算对萧文有了点好脸，这一点萧文心里很清楚。

在潘荣爱人的病房里，萧文他们几个向潘荣汇报了从梅英那里摸来的情况。没想到潘荣一开口便说知道这个宋涛，早几年，宋涛不知跟谁学了几乎三脚猫的功夫，就喜欢打架，潘荣抓过他几次，也拘留过，算是老交道了。眼下的事，潘荣说，他要真指使人抢劫，够送劳教了。潘荣让他们仨这两天先查查看，要是能砸实，就动动这个宋涛。潘荣指派萧文为这个小组的组长，可临了又叮嘱了一句：“你可当心啊，别再捅娄子。”萧文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您放心，有事我会多跟您请示汇报。”

萧文他们三个忙了几天，先找片警跟几个居民坐在一起聊聊，又和几个中学生谈话，但都没有取得什么突破，好多被抢过的学生都矢口否认这事。大伙都明白这是宋涛威胁的，于是当潘荣问起进展时，常闯就把这话实说了，没想到潘荣又不满意了。潘荣问：“这是他们说的？”常闯老老实实答：“我猜的。”潘荣：“猜还要我们刑警干什么？”萧文赶紧说一定要尽快查实，潘荣这才放过了常闯。

话说着容易，事办起来可挺难。有一回，萧文在街上碰上了梅英和他的几个同学，没想到梅英竟然都不敢认萧文，一见着萧文他们就跑得没影了。这可把萧文气坏了，他咬咬牙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了。当天晚上，萧文他们直扑梅家。本来，梅英正躺在沙发里戴着耳机，喝着饮料，看着晚报，把自己弄得挺舒服的。门铃一响，梅英走到门边从门镜向外看，一见是萧文三人，赶紧蹑手蹑脚地走回去关上了灯。这么一来，就是萧文他们再着急，也拿梅英没什么办法。

逼得萧文只好再去江洲宾馆找梅莉。两人刚在大堂的咖啡座